

发现生活之美

——读门罗的小说

□孙少山

很喜欢加拿大小说家艾丽丝·门罗的作品，可说不出个所以然，直到有一天夜里忽然想到这个题目——生活之美，一切才算有了头绪。生活之美，或者说说是琐碎之美，这是门罗小说的特点吧。她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那种深邃的思辨之美，没有托尔斯泰的那种宏大之美，当然也没有曹雪芹的那种悲凉之美。这是她的生活背景所决定的。先说加拿大吧，好像没大听说历史上有过什么大的天灾人祸。而且，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有波及它的本土。它的人民一直就那么安静地生活着。安逸、平庸，是门罗小说的基调。小说里的人物没有很认真地信仰宗教，比如朱丽叶，甚至公然宣称她不信仰基督教，和那位劝她信教的牧师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但她又不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她只是不接受牧师的那种强制的态度。她的信仰是什么？是生活，是自由。她不为追求一种理想而活着，她就是为活着而活着。

与中国的现当代作家相比，门罗没经历封建王朝的终结，没经历新文化运动，没经历战争，没经历各种运动，没经历改革开放，生活异常平静，简直就是没有什么可写。于是，她只能写一些生活琐事，流于平庸是必然的。她的个人性格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像杜拉斯和伍尔夫那样。门罗小说吸引我的，也不是评论家们所说的那些东西，如“门罗的分析、感觉和思想的能力在准确性上几乎达到了普鲁斯特的高度”，或“她在

探究人类灵魂上的深度与灵敏性”，或“在她的小说的表面之下，往往潜伏着一种阴森朦胧的悬念”。也许有吧，但我没感觉到，我喜欢她的小说只是因为读了感觉到愉悦，很舒服。云淡风轻。

我很喜欢《逃离》中的卡拉，她是个长胳膊长腿的非常健壮的女孩子，总是愉快地吹着口哨干活儿，戴一顶帽子，像个男孩子。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天给雇主西尔维亚老太太擦窗户的情景，那是倾斜的一面玻璃墙，她光着脚光着胳膊，一边站在高高的梯子上精力充沛地喷着水擦那大玻璃，一边吹口哨，当她发现屋里的女主人正在看她干活儿时，她忽然停下来，把双臂大大地展开，像个十字架一样贴在玻璃上，同时做出一个滴水檐怪兽似的鬼脸，和屋里的主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就因为她们之间隔着玻璃无法交谈，这个情景让我牢牢地记住了。小说中的人物就是这样，常常会因为一个几乎没什么意义的细节就活起来，胜过冗长的描写和介绍。擦玻璃窗就是这样美好，干活儿就是这样美好，生活就是这样美好。卡拉生气勃勃，又善良，手里缺钱，但当丈夫要利用她敲诈一笔钱时她只当是开玩笑，决不配合。她在关键的问题上却又显得很没脑子，一心要逃离丈夫，逃离这平庸的生活，在西尔维亚的帮助下，上了长途汽车却在半路忽然反悔，又糊里糊涂地回到了丈夫身边，把西尔维亚给“装”进去了。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她的可爱。

在我读过的小说中，最生动的孩子形象莫过于塞林格笔下的孩子，而门罗小说《侵犯》中劳莲这个小女孩的形象毫不逊色。劳莲是个很老到的孩子，总是充大人，觉得什么事情都懂，如怀孕啦、避孕啦、生孩子啦，事实上她也很自立，能自己穿衣服自己做饭。德尔芬跟她说起某个女人嫁给了一个天主教徒：“你可能不知道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你不能节制生育呗。”劳莲说，“艾琳就是个天主教徒，可是她退出了，因为她不能同意这一点。艾琳就是我妈。”多么老练的一个孩子，没有她不知道的事。当德尔芬送给她巧克力时，她说：“你用不着拿小恩小惠吸引我到你这儿的。我愿意来。”当德尔芬要把巧克力收回去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抢到手，哈哈大笑起来：“我的意思是下一回，下一回你用不着收买我。”多么可爱的小孩子！

对于我来说，读一篇小说能有个让我记住的人物就满足了。而门罗笔下总是有一些美好的人物，很少有邪恶的形象。她的作品中没有让人震惊的事件，没有让人震撼的哲理，她写的就是这么一些小事和小人物。对我来说，读小说并不总要找到真理。好读，舒服就行，尽管我已经习惯了写小说总要讲意义，总要鼓舞斗志，总要歌颂与批判，但门罗这种小说还是能吸引我。当然，门罗的小说美则美矣，但与同样是写日常琐事的《红楼梦》相比，还是差了个天上地下，虽然她获过诺贝尔文学奖。

忘记我



◆作者：徐风
◆出版：译林出版社 2021年版

“当我有幸在占领国政府首领面前为无辜的人质求情时，我意识到我是在为那些被最可怕的独裁者即将夺走的不幸生命而抗争。”在中国女子钱秀玲看来，“凡救一人，即救全世界”。她在二战期间，于纳粹枪口下挽救了110名比利时人质的生命，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比利时国王授予她“国家英雄”勋章。钱秀玲在鲁汶大学双博士毕业之后，隐居村落行医救人，二战期间，钱氏兄妹躲袂德国将军谱写了一桩让世界惊叹的英雄壮举，当荣誉纷至沓来，她留给世间的遗言却是“忘记我”。著名作家徐风历时十六年追寻这段尘封往事，遍访当事人后代、故旧和唯一存世的获救人质，抢救挖掘被时光湮没的珍贵史料，以非虚构的笔法重现历史现场，他说：“在写作过程中，我更关注人性的光亮，无论战争多么残酷，都无法扼杀人性，相反，在特定的环境中可以更清晰地观照人性。人性是可以超越国界、种族、信仰的。无论是钱秀玲的拯救，还是法肯豪森的相助，都超越了国际边界，是正义、良知、慈悲的相遇碰撞开出的美丽花朵。”

怀念母亲

□钱逊

我生长在战争的年代。1933年，我生于北京，1938年，我五岁时，因抗日战起全家迁往苏州。此时父亲随学校南迁，先到昆明，后去四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留在苏州。父亲(史学家钱穆。编者注)从后方回来时我已十五岁，读高中二年级。从我记事起到开始思考人生选择人生道路，这一生中的关键时刻，都是在母亲的养育下走过的。

母亲对我的教育，现在回想起来，不记得曾讲过多少道理。印象最深的是，她总是向我们讲，我们是书香门第，你们的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他是完全靠自学成功的。用父亲的榜样来教育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那时尽管我对父亲和他的学术成就没有什么具体的了解，但父亲是一位靠自己苦读而成名的教授这一点却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要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也成为我幼年和少年时期的一种向往和追求。

母亲还给了我们一项特殊的教育，就是读古代经典。还是我上小学的高年级或刚上初中的时候，母亲曾请在中学任教师的大阿姨在假日教我们弟兄几个读《孟子》《左传》。我年龄小，只是跟着背。不过现在想起来，这对我日后的学习和成长，在许多方面还是有很多好处。母亲的教育多是正面的；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总是和颜悦色的，没有受到过母亲严厉呵责。尤其是在我们年龄渐长之后，她对我们更是支持多于管束。生活在沦陷区，日军的暴行曾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沦陷区百姓欢欣鼓舞，普天同庆。记得大哥曾精心地做了一件竹刻，刻的是“永享和平”四个字。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美军吉普的横冲直撞，内战烽火再起；物价飞涨，不少同学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负担学费……京沪等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苏州军警也如临大敌。当时我在苏州中学读初一，在校住宿，记得一天早晨竟赫然看见机关枪架到了校门口。环境使人早熟，迫使我们不再无忧无虑地学习，更不再天真地陶醉于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开始关心时局，思考国家大事。这时我接触到进步学生、进步书籍，接受他们的影响，也开始参与进步学生的活动，最后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组织。那段时间我和哥哥常在星期日 and 假日参加一些读书会之类的活动，也有时晚上不回家，住在同学家中，母亲从不干涉、阻拦。1949年春，形势紧张，学校里也有同学被捕。有的同学曾到我家暂躲，母亲并不细问缘由，只是以母爱热情接纳了他们；还给我们每人几枚银圆，带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

在当时，对于母亲的教育，自己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可是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却深感我这一生后来的成长，实在都和母亲的教育分不开。还有一点要提到。抗战八年和胜利后的四年，生活是艰辛的。母亲当时任小学校长，工薪微薄，父亲从后方汇回一些生活费，常常不能按时收到。母亲要支撑一个家，要保证我们五个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付出了全部心血。后期物价飞涨，领了工资必须马上换成实物，以免贬值。可是所有这些，母亲从不让我们知道，她只是默默地独自承受一切，而我们自由自在，无忧无虑地学习成长。

我有一位有名的父亲，母亲却是默默无闻的。人们常说我是家学渊源，我总感到十分的惭愧。因为种种原因，我直接受教于父亲很少。只是到了知命之年，才从太读父亲的书，了解父亲和他的学术。家学渊源云云，我是不敢说的；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则是重要的。家庭对我的教育和影响，是由默默无闻的母亲和有名的父亲所共同给我的。在我一生最重要的幼年 and 少年阶段，是母亲的教育引导了我；而在我后半生，父亲通过他的著作给予我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们共同塑造了我的生命。

《钱穆家庭档案：书信、回忆与影像》，钱行、钱辉/编，九州出版社 2021 年版

清晨，鸟儿播报新闻，叽叽喳喳，吵醒酒家。

洗漱毕，打开听书节目，泡一壶淡茶，弄十几粒青橄榄，打着赤脚，在鹅卵石小径上散步。

我的眼睛近视加老花，看书累，新五号排字的书一般就不看了。感谢科技，本是眼看书，现在可以耳听。听书节目也有好坏，有的像在做报告，硬生生地照念；有的则读得极好，一男一女配合着，还配上音乐，比如《巨流河》；有的说书人进入角色，说林黛玉像林黛玉，说贾母像贾母，比如姚锡娟念的《红楼梦》……

如果昨天刚下过雨，我是边听书边拔草，这时草可以连根拔起。

边听书还可以边喂鱼。鱼认得酒家，我一站在鱼池边，鱼儿纷纷聚集，不是闹事，是闹吃。

鱼有几十头，稍大一些的，我都认得。不时会少了几条，不是被鸟叼了，就是被野猫逮了。养鱼不易。邻居宽慰我：适者生存，生态平衡，鸟也要吃，猫也要吃。想想也是，假设鸟是我养的鸟呢？假设猫是我养的猫呢？只是可怜了这些鱼儿了。

天太冷时，虫或冬眠，或冻死，鸟饿得呱呱乱叫，天蒙蒙亮，就来捕鱼。后来，我撒一些小米，围藕救起，喂鸟救鱼，产生实效。池塘中种了睡莲，睡莲铺了池子的三分之一，鱼儿最喜躲在睡莲下面，好像躲在防空洞中。

我养的狗“馒头”来了，它不做什么事，只在园子

镶嵌于水系上的宝玉

□宋祖萌

现代田园镇，幸福新璜泾。

《璜泾镇志（1994—2013）》出版了！如今出版一本镇志续集，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有的地方可能不止出版过一次，还有其他名目繁多的名镇志之类。盛世修志，以资后人。然而，一本镇志，乃一部镇史，对了解一个镇的来龙去脉，沧桑变迁，把握当下，展望未来，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江南水乡，河网密布，水系发达，以江河湖水命名的地名星罗棋布。靠水吃水，水则养人。在沿江太仓，古往今来有一方风水宝地，名曰“璜泾”。对太仓来说，璜泾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先说“璜泾”地名的由来。据出土的南宋时张绅、张孝则墓记载，璜泾地名称“横泾”，亦称“璜溪”，属双凤乡。据明末张采的《太仓州志》记载：“近镇有泾，泾中有石如璜，富人欲取，为山不能起，是山根也，因以名镇。”至明末时，镇名已改称“璜泾”。璜，宝玉也，古时是指一种富贵稀罕的玉器，呈多种弧形，尽显美丽风貌；泾，水系也，是指境内有着丰富的水资源，自然成为“鱼米之乡”，养育了一方百姓。故“璜泾”有美丽富庶之地的含义。这个美丽动人的传说世代相传。现在推介璜泾的广告词，还把“璜泾”与“黄金”联系起来，更是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数说“璜泾”这块瑰丽的宝玉，有底色，有特色，而且色彩斑斓，五彩缤纷。在太仓的乡镇中，这里地处偏东北部，离市区的距离最远。但是，濒临“黄金水道”长江的璜泾镇，在迈向全面建设高水平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中，成为太仓北部崛起的经济大镇、交通重镇和文化强镇。

这是一块鲜艳的红色宝玉，也是璜泾富有革命传统的历史底色。璜泾是太仓革命老区，也是昔日苏常太抗日烽火の燎原之地。太仓县工委、太仓县第一个党支部就在璜泾杨漕村诞生，太仓县抗日民主政府亦在鹿河唐家宅成立。当年，中共地下党活动频繁，输送战士、转移伤员、捐资送粮、传递情报，这里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战图。“承红色基因，燃创业激情，成为太仓改革开放再出发，奔向高质量全面小康的强大动力。

化纤加弹是璜泾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特色，也是一块闪耀的金色宝玉。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璜泾乡镇工业抢抓机遇，赢得发展，曾获得太仓“乡镇企业学璜泾”美誉。九十年代末，乡镇企业改制后，民营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涤纶低弹丝”基础较好的璜泾，大力发

中闲逛，鸟也飞，猫也跑，保了鱼儿的性命。

“馒头”没书可听，陪我逛一会儿就去吃早饭，饭毕，懒懒地趴着，或许在心里叽咕道：整天在院子打转，也不烦，有意思吗？

“馒头”烦我，我却得为它干活。拿着夹子，在草地上捡它的屎，倒入一个密封的大桶，留作肥料。

插队时，农民照顾学生娃娃，有时让我们“吃软工”，去捡牛屎，“馒头”的屎才那么一小团，却让我想起一坨一坨的牛屎，牛吃草，也不臭，有点带辣带生涩的泥土味，好闻得紧，现在想闻也闻不到了。所以，草地上捡狗屎，是捡拾乡愁啊——这么说，会不会有点矫情？

步也散了，茶也喝了，书也听了……吃了饭，进书房，或是读书，或是写作，比如写这篇文章。

春天时，抬眼看，书房前一片嫩绿；夏天时，由嫩绿而翠绿而墨绿；秋天到了，银杏渐黄，零落在冬天……

家有三株银杏，书房取名“银杏书屋”。

午休起来，再进书房，坐拥书城，看一本一本的书，仿佛后宫佳丽三千。又觉得，书柜中收藏着灵魂，从庄子到鲁迅，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随时等着与酒家闲聊，而且，还要泡茶款待他们。

到了下午五点，该剪枝的剪枝，该浇水的浇水，该施肥的施肥，该拔草的拔草，该打扫的打扫……每天一小时。有了自家院子，足以让自己终生不会下岗。

晚饭后，继续散步，继续听书……

展以化纤加弹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大有“铺天盖地”之势。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全镇加弹丝年产量占全国销售总量15%，后来最高年份占比20%。2005年起，璜泾化纤加弹进入产业集群发展阶段，呈现出一批规模型、科技型、品牌型企业，不断延伸上下产业链。被媒体誉为“中国加弹第一镇”的璜泾镇，“中国产业集群经济示范镇”的金字招牌夺目閃耀。

璜泾镇的高光亮度还远不止于此。无论是自然资源禀赋，还是后天的创造努力，呈现出这块镶嵌于水系上的宝玉的婉转灵动与勃勃生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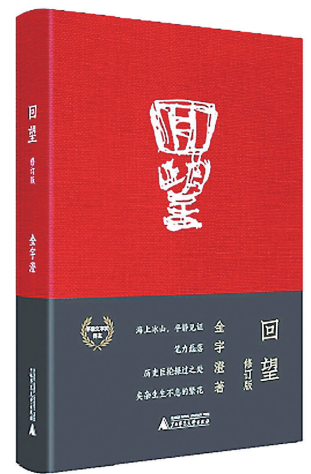
可以说，这又是一块洁净的蓝色宝玉。就地域位置而言，璜泾毗邻长江，拥抱长江，且通江达海。浩浩长江江堤的水系，直接勾连水乡门户。疏港高速、国道、省道纵横交织。被誉为“长江第一渡”的太海汽渡，不足半小时可抵达长江口北岸海门。站在汽渡上瞭望蔚蓝色的天际线，风帆高悬，水天一色。即使今天苏通大桥跨越长江天堑后，为了确保大桥安全起见，超长重型车辆仍是在这里摆渡过江。长江璜泾岸线上的万方·美锦码头中外船舶往来穿梭，浪遏飞舟。

广袤田野，碧波万顷。这还是一块葱郁的绿色宝玉。长期以来，璜泾土地肥沃，农耕发达，属于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广泛种植粮食和经济作物，盛产鱼虾蟹水产。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精耕细作闻名的“新华油菜”“长城棉花”蜚声在外，成为苏南一带的“香饽饽”。步入新世纪后，现代农业和设施农业悄然兴起，绿色农业成为璜泾品牌，“璜泾大米”领跑太仓，各类有机果蔬畅销四方。“幸运花海吴家湾”成为农旅网红“打卡地”。

璜泾不仅有物质文明的繁荣，还演绎着精神文明之昌盛。这里还有一块具有人文底蕴、非遗文化的多彩宝玉。一座高高耸立的西塔，古朴、敦厚，成为璜泾古镇的主要地标性建筑，这里还有古树、古桥、古井、古寺、古观等文物遗存。活跃的民间文艺体育活动，构筑璜泾老百姓娱乐休闲的一道风景线。如江南丝竹、民间器乐、戏曲文化、桥牌活动等好戏连台，应接不暇。上世纪90年代，璜小民乐队走进音乐殿堂，走出国门，吸引沪上民乐大师前来传授艺术。“璜泾镇民企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璜泾镇志（1994—2013）》
《璜泾镇志（1994—2013）》编纂委员会编
古吴轩出版社 2019年12月第1版

回望（精装修订版）



◆作者：金宇澄
◆出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3月

《回望》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金宇澄的非虚构作品。全书以140余张老照片、8幅全彩书信物件、数万言父母笔记，向我们呈现出一纸绵密厚重的家族回忆录，不啻为近代史中一记微观复杂的私人注脚。本次修订版采用法式软精装，封面大红麻织纸手感上品，内文书信草絮纸，年代感扑面而来，更有新增数万字父亲笔记、折页大事年表，并附录长篇对话集透析金宇澄的写作观。

暗夜与黎明（全2册）



◆作者：〔英〕肯·福莱特
◆出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年版

《暗夜与黎明》再现了中世纪转折点的混乱而黑暗的英国，以及身处其中的人物的命运。公元997年，维京海盗肆虐横行，君王贵族分庭抗礼。造船匠埃德加，因海盗侵袭被迫迁到蛮荒之地，生活稍现转机却接连痛失所爱；诺曼贵族之女蕾格娜，满怀憧憬远嫁英格兰，却发现婚姻是场蓄谋已久的骗局；修士奥尔德雷德，怀抱不凡梦想，却意外卷进主教的阴谋。本来毫无交集的三人，因对正义与公平的渴求，命运紧紧交织。

本书作者肯·福莱特是世界畅销小说大师，36部小说被译成33种语言，在80多个国家出版，累计销量超1.7亿册。在欧美出版界，肯·福莱特这个名字就是畅销的保证。1978年，他凭借悬疑小说《针眼》获得爱伦·坡奖，声名鹊起，从此专职写作。2013年，获得爱伦·坡终身大师奖。肯·福莱特擅长用现代的笔触描摹历史的厚重恢弘，用虚构的人物揭示命运的跌宕起伏。在创作《暗夜与黎明》前，他耗时3年辗转欧洲多地进行考据，如巴约挂毯博物馆、维京海盗船博物馆、萨顿胡等，只为给读者重现一个个波澜壮阔的历史现场。